

---

# 浙江人口红利研究

陈燕萍

**【摘要】**人口经济学认为,处于不同年龄结构阶段的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文章在梳理了国内外有关“人口红利”研究的基础上,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生育率变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人口负担系数及流动人口对浙江省人口结构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人口红利的研究,并总结出浙江人口红利期的主要特点:即来得早,持续长,消失得也快;省外流入人口有可能延长省内人口红利期。同时指出现阶段既存在着制约兑现人口红利的不利因素,又面临人口负债期的严峻挑战。建议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应对挑战。

**【关键词】**人口转变;人口红利;红利兑现

近 20 多年来,浙江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2009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 22832 亿元,人均 GDP 达到 37130 元。对于浙江省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学者们主要是从结构转型、资源优化配置、体制与制度创新、劳动力流动、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等方面着手进行分析,但往往忽视影响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根据人口经济学,不同年龄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处于不同的年龄结构阶段,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这种人口生产性之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称之为“人口红利”。

## 1 研究背景与相关研究综述

### 1.1 研究背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迅速降低,仅用 30 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欧美国家用 100 年甚至两个世纪完成的人口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转变。在人口结构上,中国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这样的一个阶段,人口经济学家称这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阶段为“人口红利期”。浙江省人口发展同样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妇女总和生育率从上世纪 70 年代初的 4.4 下降到 1980 年代初的 2.1 及 1990 年代以来的 1.3,连续多年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在人口结构上同样也进入了劳动力供给丰富、人口抚养比负担最轻的历史时期,即“人口红利期”。因此,以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口红利及其影响进行考察分析,有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1.2 国外学者有关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因素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人口经济理论、经济适度人口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它们将人口变量纳入经济领域进行静态和动态的分析考察,但这些研究多集中于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至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人口经济学家们才将关注的重点从人口增长率扩展至人口年龄结构,认为不同年龄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因而,处于不同的年龄结构阶段,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尽相同的影响。Kelly(1973)认为,人口结构变化改变了国民收入中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这是人口转变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之一。Matthew Higgins(1998)通过多国 30 年的人口经济数据,实证分析了年龄结构变动的人口效应,指出许多国家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于 6%。伯兰德(Brander)和得威克(1994)、伯罗姆(David E. Bloom)和坎南(David Canning)(2004),他们将总人口分为被抚养年龄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认为被抚养年龄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会促进经济发展。

---

**作者简介:** 陈燕萍,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理事长。浙江杭州:310005

### 1.3 “人口红利”的由来与发展

“人口红利说”作为研究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一种崭新视角,最初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的。伯罗姆和威廉姆森(Jeffrey G. Williamson)(1998)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人口红利”,并且估算了1970~1995年期间,东亚经济实现了年平均6.1%的人均GDP增长率,高于其稳态增长率4.1个百分点,其中人口转变贡献了1.5~2.0个百分点。此后,伯罗姆和坎南等人(2002),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

在国内,许多学者也对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人口红利开展了广泛的研究。田雪原(2006)指出,人口红利或人口视窗,讲的都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中出现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社会抚养比较低的过程,创造出有利于发挥人力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蔡昉(2004、2005)将近20年来经济增长事实和人口转变过程相结合,从充足劳动力供给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人口转变对近20年经济增长的贡献,单单人口红利对中国1982~2000年间GDP增长的贡献比率就高达26.8%,从而得出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的结论。张学辉(2005)主要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总储蓄率的增长及其对中国养老制度的影响来分析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施娜柯(2006)、洪菊花、骆华松、胡艳华(2007)则结合地区经济、人口发展数据,分析了广东、云南等地区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

此外,学者们还对人口红利的衡量指标做了数量界定。国际上许多人口学者把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抚养0~14岁少年儿童人口与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总抚养比低于50%的年份,作为在人口年龄结构上最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可能获取生育率下降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时期(桂世勋,2006)。陈友华以65岁作为老年起始年龄,认为总抚养比在53及其以下均有“人口红利”,其中,在44以下存在人口暴利,44~47之间是人口高利,47~50间有“人口红利”,50~53之间还有人口微利(陈友华,2005)。尽管这些研究对“人口红利期”的数量界定尚未有统一的标准,但是对于某一国家、地区“人口红利期”的分析和探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时制定政策、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是非常必要的。同样对于求证并分析我省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人口红利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亦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但是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缺陷,由于他们的研究区域多设定在国家层面,从而在分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作用时都默认一个封闭人口环境的存在,因而有关人口在区域间的流动性对人口红利的影响关注不够。而对某一个区域,比如,浙江省这样一个开放的区域,根据Williamson(1997)的研究,通过具有年龄选择特点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能相对提高一个地区人口结构的生产性。浙江省是一个流动人口大省,通过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或将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充实区域经济学中对人口因素的研究。

### 1.4 本研究的概念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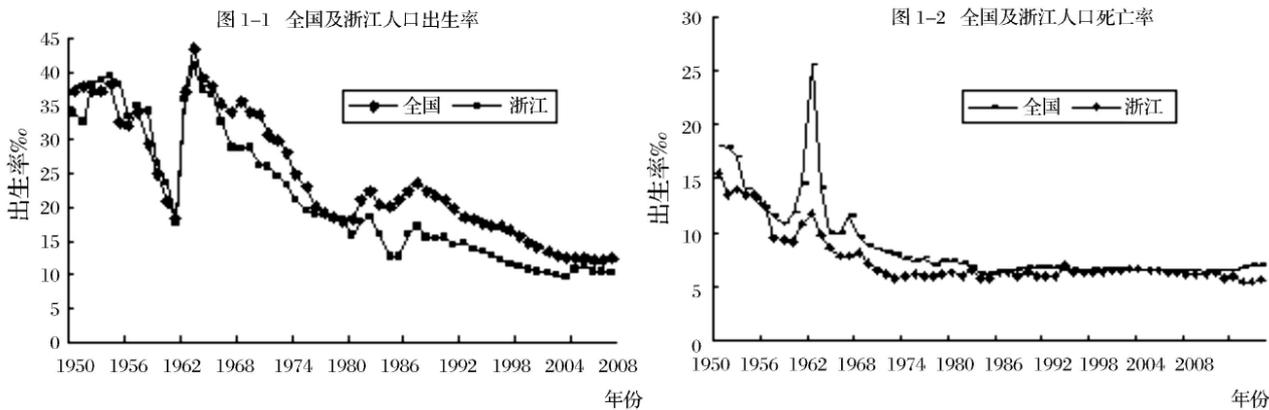
人口红利理论尚属比较年轻的理论,对于“人口红利”和“人口红利期”学者们并没有明确的界定,甚至是混用的。在本研究中,“人口红利”是指由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和劳动供给增加,人口总负担比相对较轻、有助于经济快速增长、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潜在因素,它是一种推动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的有利条件,主要通过增加劳动供给和提高社会储蓄率对经济增长发生推动作用。“人口红利期”则指人口红利存在的这一段黄金时期,从数量上界定,指的是总人口负担系数为50%以下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的长短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因人口结构内在条件(如因流动人口的加入而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或其外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如适合的经济社会政策条件)发生变化得到延长。反之,当总抚养比高出50%这一限度时,就认为该人口处在“人口负债”期。

## 2 浙江省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期”

### 2.1 浙江省生育率变动态势

到 2009 年底,浙江省常住总人口为 5180 万(浙江省统计局, 2010), 妇女总和生育率“十一五”期间稳定在 1.3 左右。根据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 全省人口中, 0~ 14 岁的人口为 774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5.81%; 15~ 64 岁的人口为 3603 万人, 占总人口的 73.63%;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为 517 万人, 占总人口的 10.56%。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 0~ 14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 2.26 个百分点,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 1.72 个百分点。从图 1 中的出生率曲线可以看出, 浙江省在 1960 年代前期出生率持续上升, 1962、1963 年出现补偿性生育高峰, 此后逐渐回落, 在 1985~ 1990 年间出现短期上升, 直至 1995 年才恢复到 1985 年的水平, 此后一直下降。总体来说, 建国以来, 浙江省人口增长经历了由高峰期进入低谷期, 又转入高峰期, 继而于 1972 年开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后进入生育控制期的 4 个阶段, 人口再生产类型经历了由解放前的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 从 1970 年代开始向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过渡的过程(见图 1)。

图 1 建国以来浙江省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变化  
Figure 1 Trend of Crude Birth Rate and Crude Death Rate in Zhejiang Province sinc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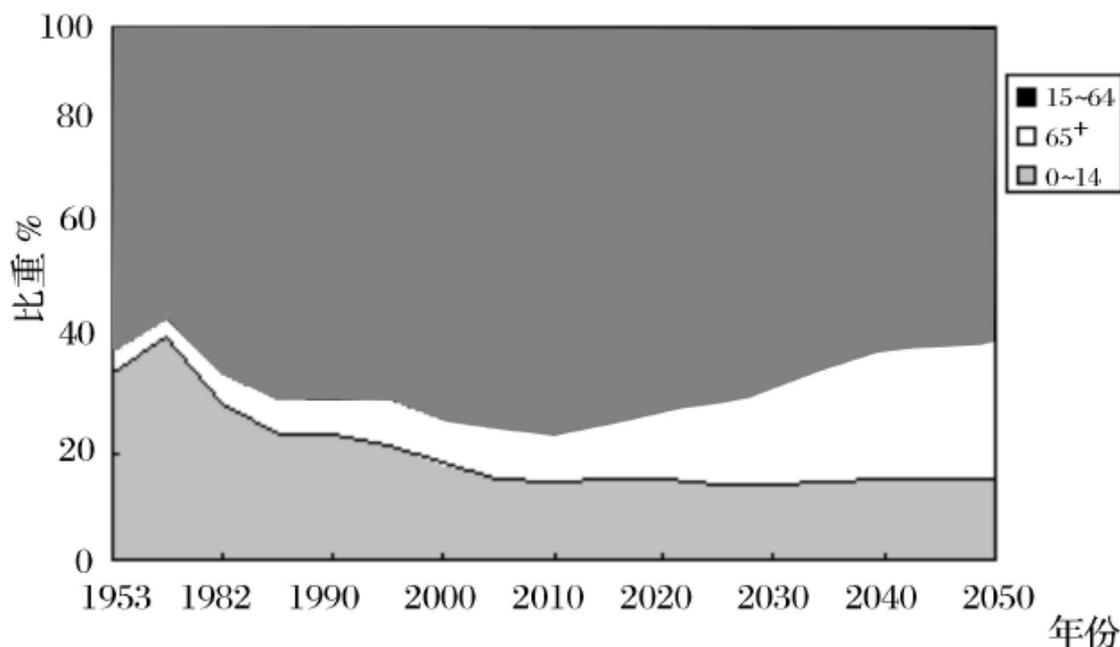
同时, 从图 1 我们还可以看出, 浙江省的出生率在 1965 年左右达到一个高峰 36.48%, 而死亡率从 1965 年往后一直保持较平衡的趋势。1965 年左右出生的这一代人经过 15~ 20 年后成为省内劳动力。到 2000 年以后, 这一代人步入中年, 无论是储蓄能力还是人力资本都处于整个生命周期的最高峰, 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流人群, 成为人口红利期的最有力见证。

2.2 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态势

与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相对应的是, 浙江省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见图 2), 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提高、总抚养比的下降等, 即进入人口红利期, 就是其中最直接的结果之一。从 1982 年起, 随着出生率、死亡率的下降, 人口总量不断增长, 14 岁以下人口逐年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上升,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也逐步上升。劳动年龄人口逐年递增, 预计到 2027 年到达峰顶, 为 3984 万人, 占总人口的 71.6%。与此同时, 65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也一直处于增长态势中, 预计到 2050 年, 将达到 34.15%。“五普”资料显示, 2000 年全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高达 8.92%, 与全国相比, 浙江省不仅进入老年型社会的时间早于全国, 而且老龄化程度在全国各省(市、区)中仅次于上海, 居于第二位。未来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将面临更加严峻的问题。老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呈反向波动态势, 即老年人口快速增长期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期并存, 而且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低谷(2050 年占 58.40%)与老龄人口比重波峰(2050 年占 34.15%)重合, 意味着社会负担沉重。

图 2 浙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图

Picture 2 Trend of Age Structure in Zhejiang Province



资料来源：浙江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协调办公室编. 浙江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第二课题组研究报告, 2006

### 2.3 从人口负担系数看浙江省的人口红利期

人口负担系数,是观察社会对非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程度的重要指标。总人口中除去劳动适龄人口,剩下的就是负担人口。按照国际标准,是指0~14岁少儿人口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两部分人口的总和。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之和与劳动适龄人口之百分比称为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过程中,浙江省人口负担系数经历了从上世纪60年代高达83.25%的社会抚养比到2010年代初到达谷底,为30.86%,然后再逐步回升的过程。目前到“十一五”期末是省城人口负担系数最低的时期,约为31.1%,即一个劳动适龄人口仅需供养0.31个非劳动适龄人口。根据预测,浙江省人口负担系数将于2050年左右到达顶峰,为83.32%(见表1、图3)。期间,上世纪80年代初期左右到本世纪30年代初期左右总负担系数小于50%,前后大约持续50年左右,这是浙江省低人口负担系数的黄金时期,即“人口红利期”。有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和高比例的劳动适龄人口带来的国民储蓄升高和资本供给增加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从而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要素基础。同时由于比全国提早了将近10年左右时间进入人口红利期,无疑也为近20多年来,浙江省经济社会率先全国、持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口动力因素。但是,研究表明,由于出生率快速下降,浙江省将于2022年左右进入快速老龄化时期,老年抚养比重迅速上升将导致总抚养系数呈陡坡上升态势,“人口红利期”逐渐向“人口负债期”转变,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难题。因此,我们应当在充分利用兑现人口红利的同时,为应付未富先老的老龄危机早做准备。

表 1 浙江省人口普查年龄构成及负担系数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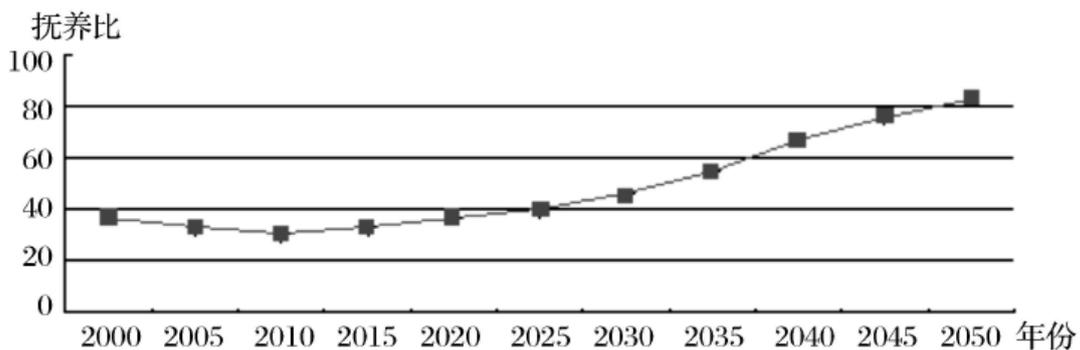
Table 1 Changes in Age Composition and Dependency Ratios in Zhejiang Province

指 标	1953年	1964年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0~14少儿人口比重	35.24	41.23	29.30	23.29	18.06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	6.90	7.04	8.69	10.38	12.34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	4.08	4.19	5.76	6.83	8.92
老少比(65 <sup>+</sup> /0~14岁 * 100)	11.58	10.16	19.65	29.33	49.39
年龄中位数	23.10	19.82	24.70	27.74	33.30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国内)	54.04	47.91	58.10	62.72	66.73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国际)	60.66	54.55	64.94	60.89	73.02
负担系数 0~14少儿比重	58.08	75.57	45.12	33.33	24.73
老年负担系数(国内标准)	12.77	14.69	14.96	16.55	18.49
老年负担系数(国际标准)	6.72	7.68	8.87	9.77	12.22
总负担系数(国内标准)	70.85	90.26	60.08	49.88	43.22
总负担系数(国际标准)	64.80	83.25	53.99	43.10	36.95
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成年向老年过渡	老年型

资料来源:浙江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协调办公室编.浙江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第二课题组研究报告,2006

图 3 本世纪上半叶浙江人口抚养比变化

Picture 3 Trend of Dependency Ratio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Century



#### 2.4 省外流动人口对我省人口红利的影响

以上主要是从封闭的人口环境去探讨浙江省人口红利的存在,这也是大多数研究者探讨人口红利时所假设的“真空”人口环境。但是毋庸置疑,人口流动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并且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势必会影响到一个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从而影响人口红利。2000年“五普”资料表明,浙江省外来人口859.87万人,而户籍在浙江流向省外人口768.52万人,净流入浙江91.35万人,①改变了外出人口多于外来人口的格局,成为人口净流入地区。根据省人口发展战略课题研究,按现行生育政策和现行的迁移模式及强度,浙江省未来省外净迁入人口将持续上升,到2021年达到最高值,年迁入45万左右,然后缓慢下降,直到2078年左右

省外迁出和迁入基本持平。其中“十一五”省外净迁入人口 112 万左右, 平均每年净迁入 22 万左右; 2004~ 2020 年, 全省累计净迁入人口 530 万。

根据有关研究(见表 2), 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较一般人口年龄结构轻, 劳动年龄人口占省外流入人口的 93.3%。以劳动年龄人口为主的省外流入人口的大量涌入, 将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浙江省老龄化的进程, 使 2040 年代中期前人口总负担系数每年平均降低 3.9 个百分点(浙江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协调办公室, 2006)。

表 2 浙江省流动人口年龄构成 (%)  
Table 2 Age Composi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

年龄	全部人口	省内流动	省外流入	外出省外
15 周岁及以下	19.2	14.2	5.7	15.6
劳动年龄 人口年龄 构成				
16~24 岁	14.1	23.6	36.1	20.6
25~44 岁	37.5	45.6	53.8	53.1
45~59 岁	16.8	11.8	3.4	9.1
60 周岁及以上	12.3	4.8	1.0	1.6

资料来源: 林锦屏. 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浙江人口流动研究. 浙江大学学位论文, 2005-10

浙江省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进入人口红利期, 较全国早了将近 10 年左右时间。根据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预测(见表 3), 在无迁移情况下, 浙江省总人口抚养比 2030 年为 51.25, 转入人口负债期, 比全国早 3 年左右时间。但如果考虑迁移情况, 浙江省总人口抚养比在 2030 年为 44.12, 低于全国的 48.32, 进入人口负债期时间为 2034 年, 比全国晚 1 年左右的时间, 即: 人口迁移可以使浙江省人口红利期延长 4 年左右时间。另一方面, 2040 年代中期后, 省外迁入人口将成为老年人口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2050 年总负担系数开始反超无迁移人口总负担系数, 并且使此后 20 年左右时间的总负担系数平均每年增加 2.2 个百分点。

表 3 浙江省人口抚养比与全国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Dependency Ratio between Zhejiang Province and National Level

年份	全国			浙江有迁移			浙江无迁移		
	少儿抚养系数	老年抚养系数	总供养系数	少儿抚养系数	老年抚养系数	总供养系数	少儿抚养系数	老年抚养系数	总供养系数
1953	61.17	7.44	68.61	58.08	6.72	64.80			
1964	73.07	6.46	79.53	75.57	7.68	83.25			
1982	54.25	7.93	62.18	45.12	8.87	53.99			
1990	41.28	8.22	49.50	33.33	9.77	43.10			
2000	32.63	9.92	42.55	24.73	12.22	36.95			
2010	26.47	11.88	38.35	17.93	13.03	30.95	18.86	13.64	32.50
2020	27.48	17.45	44.93	17.33	19.30	36.63	18.95	21.80	40.75
2030	24.25	24.07	48.32	15.18	28.93	44.12	16.55	34.70	51.25
2040	24.09	34.92	59.01	17.06	47.45	64.51	19.06	53.49	72.55
2050	25.74	37.71	63.45	20.90	62.61	83.51	22.47	60.11	82.58
2033	23.39	27.37	50.76						
2034				15.05	35.64	50.69			

资料来源：2000年以前全国资料来自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 2009(电子版, 表 3—5 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基本情况 )计算获得；2000年后资料来自田雪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课题组预测资料；浙江资料来自浙江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协调办公室编. 浙江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第二课题组研究报告. 2006

## 2.5 浙江省“人口红利期”的特点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浙江省的人口红利期的几个显著特征:

首先, 我国人口红利期的到来是计划生育政策控制的结果, 而不同于其他国家自然发展的过程。浙江省也一样, 人口红利期的产生是建立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口快速增长以及 1970 年代以后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快速降低生育率的基础之上的, 是一种人为控制的结果, 实质上也是我们当代人减少相应生育投资, 形成一种对于未来的负债消费的必然结果。

其次, 人口红利期来得早, 持续长, 但同时去得也快。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和人口委员会《世界人口前景:1998 年卷》的资料记载, 大多数发达国家大约在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 但它们的转变是缓慢的、渐进的, 都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率先完成生育率转变的法国用了 78 年, 瑞士和瑞典用了 44 年, 比利时用了 38 年, 美国、荷兰及英国分别用了 32 年、29 年和 27 年, 生育率转变非常快的日本也用了 17 年。浙江省的出生率在政府强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 由 1970 年的 26.16%降至 1975 年的 19.49%仅用了短短 5 年时间。同时, 与全国水平相比, 根据图 1、表 3, 自 1965 年左右往后, 浙江省的出生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死亡率与全国基本持平。自 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 浙江省已经进入人口红利期, 较全国早了将近 10

年左右时间,一直到本世纪30年代前期,总共持续50年左右时间。但由于生育水平的急速下降,人口红利来得早也就去得快。

第三,与全国相比,省外流入人口对浙江省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导致人口红利期的延长,这是浙江省作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吸引人口流入产生的一个优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人口快速集聚的效应。省外人口的大量流入,不仅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而且有利于推迟人口负债期的到来,缓解浙江老龄人口高峰,为积极应对老龄化高峰赢得宝贵的时间。但是同时这部分人口的增加也势必会增加人口负债期浙江人口总量规模,加大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压力。

### 3 浙江“人口红利”兑现的制约因素及面临的挑战

#### 3.1 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

在人口红利期,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成为兑现人口红利的关键。劳动年龄人口充足的优势在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劳动力素质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状况下将会消失,而且会变成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首先,浙江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庞大,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持续存在(见表4)。根据五普资料推算,2000年,浙江省农业剩余劳动力有400多万。2006年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为29.1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51%(浙江省统计局,2008)。据预测,全省每年城镇就业供需缺口达40万人以上,就业压力逐年增大。这些不能就业的劳动年龄人口无异于需要抚养的人口,不仅不能提高社会的生产能力、创造社会财富,而且需要消耗社会财富,不但不能为他们的未来提供储蓄,而且还要与老年人争夺社会保障资源。因此,这部分人口数量的增加反而会增加就业人口的实际负担系数。

表4 劳动年龄人口、就业人口分年份预测表(万人)  
Table 4 Prediction of Population in Working Age and Employment by Year (in 10,000)

年份	劳动年龄人口	就业人口	年份	劳动年龄人口	就业人口	年份	劳动年龄人口	就业人口
2005	3976.44	3158.89	2037	4897.07	3733.53	2069	3442.43	2514.35
2006	4032.25	3199.19	2038	4866.94	3705.69	2070	3403.05	2482.19
2007	4079.30	3232.44	2039	4833.42	3675.33	2071	3365.28	2451.27
2008	4123.85	3263.61	2040	4798.17	3643.73	2072	3327.88	2420.70
2009	4171.10	3296.84	2041	4761.93	3611.45	2073	3285.09	2386.29
2010	4217.24	3329.09	2042	4721.74	3576.25	2074	3244.37	2353.47
2011	4267.34	3364.37	2043	4679.56	3539.62	2075	3207.38	2323.42
2012	4313.01	3396.06	2044	4634.49	3500.90	2076	3169.26	2292.64
2013	4358.12	3427.22	2045	4586.45	3460.02	2077	3128.25	2259.85
2014	4397.86	3454.08	2046	4538.38	3419.21	2078	3082.43	2223.66
2015	4435.93	3479.54	2047	4491.05	3379.06	2079	3041.96	2191.43
2016	4478.84	3508.73	2048	4442.58	3338.15	2080	3002.64	2160.10
2017	4522.58	3538.47	2049	4399.00	3301.01	2081	2963.16	2128.73
2018	4566.72	3568.44	2050	4356.95	3265.10	2082	2926.92	2099.77
2019	4607.63	3595.79	2051	4313.14	3227.95	2083	2893.37	2072.81

2020	4654.43	3627.66	2052	4272.09	3192.96	2084	2858.64	2045.07
2021	4698.07	3656.97	2053	4219.35	3149.33	2085	2825.25	2018.36
2022	4738.49	3683.70	2054	4161.21	3101.77	2086	2790.69	1990.88
2023	4778.71	3710.19	2055	4106.73	3057.05	2087	2758.97	1965.49
2024	4816.62	3734.80	2056	4052.00	3012.26	2088	2729.34	1941.65
2025	4852.91	3758.09	2057	3998.12	2968.20	2089	2700.59	1918.50
2026	4884.22	3777.46	2058	3949.81	2928.39	2090	2674.06	1896.98
2027	4911.03	3793.28	2059	3896.66	2885.09	2091	2644.38	1873.28
2028	4932.76	3805.13	2060	3845.86	2843.63	2092	2617.52	1851.63
2029	4950.52	3813.88	2061	3793.69	2801.26	2093	2590.29	1829.78
2030	4963.94	3819.26	2062	3745.98	2762.29	2094	2564.45	1808.96
2031	4970.21	3819.11	2063	3699.15	2724.05	2095	2537.46	1787.39
2032	4969.88	3813.88	2064	3651.91	2685.61	2096	2511.99	1766.93
2033	4966.06	3805.99	2065	3609.58	2650.88	2097	2486.25	1746.34
2034	4956.10	3793.40	2066	3567.25	2616.22	2098	2460.40	1725.72
2035	4940.31	3776.37	2067	3523.95	2580.94	2099	2434.37	1705.03
2036	4919.82	3755.79	2068	3482.85	2547.35	2100	2408.28	1684.35

资料来源：浙江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协调办公室编，浙江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第二课题组研究报告，2006

其次，虽然人口红利期内劳动力人口数量上具有优势，但浙江省人口综合素质却还不能适应全面小康建设的需要。较长时期以来，浙江省人口受教育年限一直处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之下，虽然近年来有所提高，但提高幅度不明显，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根据2000年“五普”资料，2000年浙江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为321.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7.01%（浙江省人口普查办公室，2002）与全国的粗文盲率7.0%持平（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社会和科技统计司编，2002）。浙江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42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列第22位。2000年全省在业人口中，初中及以下的占84.11%；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比重偏低，只占在业人口的4.0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23个百分点。这与浙江省发达的经济地位是不相适应的。

表5 浙江人均GDP水平与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全国排名表

Table 5 Rank of GDP Per Capita and Education Level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China

指 标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人均 GDP	9	7	4
文盲率	18	22	18
每十万人具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	19	18	17
平均受教育年限	—	20	22

注：人均GDP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年份整理；受教育水平资料根据第三、四、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整理。

再次,劳动年龄人口高龄化使经济社会发展缺乏活力。预测表明,劳动力人口将逐渐老化。2005 年全省 16~ 44 岁青年劳动力占劳动年龄人口的 50.6%,2010 年后所占比重明显下降,到 2020 年下降为 38%,2040 年代中后期下降到只占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 27%左右。虽然中老年劳动力人口因其年长而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能和管理经验,但同时也会因此变得相对墨守成规,不容易接受新的知识和技术。因此,青年劳动人口比重过低,会造成人力资本总体活力特别是创新活力的衰退,不利于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的提高,从而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 3.2 人口老龄化急剧而强烈

据人口结构类型划分标准,1994 年浙江已进入老年型社会(浙江省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课题组,1999)。2000 年“五普”资料显示,全省 0~ 14 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 18.06%,比 1990 年下降 5.23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409.9 万人,占 8.92%,比 1990 年上升 2.09 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较快。根据 2005 年省 1%人口抽样调查,2000~ 2005 年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4.75%,大大高于同期省内总人口年均增长速度 0.91%,也高于同期全国的老年人口年均增长率 2.66%。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 7%提升到 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 45 年以上的时间,我国将用 27 年。而浙江省农村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1991 年首次超过 7%(全省农村 1990 年末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 6.94%,1995 年抽查调查为 8.6%,经测算 1991 年底为 7.25%),预测达到 14%以上的年份是 2012 年,将只需 21 年就可以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

从前面的图表中可以看到,浙江省在 1953~ 2050 年中,相继出现高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高老年抚养比三个阶段,其中,第一和第三阶段是人口负债期,人口抚养比均超过 50%,但由于这两个阶段形成的原因不同因而其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第一阶段的人口为第二阶段的高劳动年龄人口比创造了前提条件,而第三阶段将会出现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虽然在人口红利期内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较轻,但接踵而来的是高老年抚养比的人口负债期。2030 年后,将进入“人口负债”期,并且由于老龄化速度迅速,人口总负担系数急剧上升,到 2040 年达到 67%,其中负担老年系数为 49%、负担少儿系数为 18%,即 6 个劳动力在负担自身的同时,还要负担 3 个老人和 1 个小孩。人口红利期的短暂性,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强度大使得我们兑现人口红利、应对老龄化危机的准备时间十分有限。

### 3.3 浙江面临“人口负债期”的挑战

人口红利期仅仅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人口红利只是一种阶段性现象。如前文所说,人口红利可以说是对未来的负债消费。根据有关专家预测,浙江省的“人口红利期”所剩时间比较短暂,估计到 2033 年左右就即将耗竭,随之而来的“人口负债期”,将会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诸多方面的严峻挑战。

首先,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将对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根据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在现行人口政策下,今后 20~ 30 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将逐渐减慢。浙江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0 年达到峰值 76.42%后处于直线下降过程中,到 2050 年劳动年龄人口只有 54.55%。虽然总体上说浙江不至于发生劳动力短缺,但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过快,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失衡。

其次,按照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储蓄率下降将会引起经济增长放缓。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大量劳动年龄人口转变为老年抚养人口,总抚养比将趋于上升,这最终将导致储蓄率下降,投资能力降低,进而必然引起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下降,这又将进一步引起储蓄率的下降。因此在抚养比出现升高趋势后,储蓄率的下降很可能是出现一个加速过程,从而引起储蓄—投资缺口的迅速扩大,影响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再次,社会保障负担的加重影响经济增长。人口负债期随着老年人口抚养比的大幅上升,将进一步加大家庭与社会的支出。由于老年人口对养老、医疗、救助、福利的需求大大高于年轻人口,造成公共支出的增加,必然会挤占政府对其他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投入。近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虽然研究者们提出很多解释,但日本人口严重老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不足和社会保障开支的大幅度增加对经济增长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却是大家公认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

“人口负债”将对浙江省的社会保障体系提出诸多严峻挑战,尤其是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有效运行可能造成影响。

## 4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的政策选择

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仅仅为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它的实现并非自动的,而是有条件的。充分兑现人口红利,需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根据浙江省人口红利期的特点和面临的严峻挑战,现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确立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实现充分就业。最大化促进就业,提高劳动参与率是收获人口红利关键。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优势。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包括实施积极的就业促进政策,兼顾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产业发展,鼓励多渠道多层次就业;大力发展服务业,降低创业门槛,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和税收上的优惠;完善劳动力权益保障制度,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改进和完善就业指导和信息引导,建立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对劳动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进一步改善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推动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的升级,大力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劳动就业率,增加就业弹性。

二是消除人口流动障碍,科学合理引导人口流动与分布。合理的人口流动与分布有利于延长浙江的人口红利期,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全国市场体系中,区域间的劳动力和人口流动、迁移是必然趋势。浙江地处我国东部地区和长三角南翼,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必然带来人口快速积聚的效应。省外人口的大量流入,不仅给浙江经济发展带来了活力,而且有利于推迟和缓解老龄人口高峰,为积极应对老龄化高峰赢得宝贵的时间。当然这也增加了浙江人口的总量,加大了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但对浙江来说,合理引导和调节省外流入人口的关键,在于加大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全面建成统一、开放、公平、诚信的劳动力市场,消除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约劳动者顺畅流动的排他性政策措施,增加对省外高层次人才和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同时要积极创造条件,推进城市化进程,全面推行城乡统筹就业,引导本省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实现人力资源在城乡、区域间合理配置,充分利用“人口红利”。

三是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建设人力资本强省。在人口规模既定、发展态势基本稳定的情况下,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将客观存在的人口压力转变为发展动力,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全面提升人口素质,化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促进浙江省向人力资本强省转变。人口红利的兑现不仅表现在人口数量上,更多地体现在就业人口的质量上,提高劳动力素质对人口红利的兑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素质,特别是适龄劳动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以质量代替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一方面要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鼓励少生优生,建立高标准的卫生保健机制;另一方面要实施“教育强省”战略,增加教育投资,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大力提高从业人口文化程度和综合素质,为实现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提供人力保障。

四是要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人口红利”走向“人口负债”,对浙江省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出了严峻挑战。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前 20~30 年,必须建立较为完善的家庭与社会相互配合的养老保障体系,进行足够的经济、设施和制度储备,以应对人口老龄高峰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为此,加快建立健全省养老保障体系已刻不容缓。应及早进行制度安排,要尽快建立健全城乡统筹发展的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和社会化老龄服务体系。尤其是要尝试建立流动人员的社会保障个人帐户,并可跟随本人进行流动,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要率先开展社会化养老保险的试点,将因人口转变所引起的储蓄率下降,用社会保障资金来代替;合理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可以通过延长劳动者的就业年龄来提高实际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增加社会财富的储蓄,在劳动年龄人口绝对量和比重下降后,适当提高退休年龄,以提高老年人的自养能力。

五是理性引导人口转变过程,稳妥适度地调整人口发展战略。人口政策既要涵盖当代社会人口,还应把后代的权益考虑进去。虽然人口数量过多仍将是浙江省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矛盾,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稳定低生育水平,但是长期过低的生育水

---

平既不利于人口自身发展,也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未来几十年,浙江将面对劳动年龄人口、流动人口、人口总量及老年人口“四大高峰”接踵而至的严峻挑战,面临控制人口总量与优化人口结构的双重压力。因此,像浙江这样人口生育模式转变早、总和生育率多年保持 1.5 以下、老龄化程度严重的地区,应当在兼顾人口总量及现行生育政策相对稳定性与连续性的前提下,率先择时逐步适度地调整生育政策,即从现行的除农村外普遍只生一孩的政策,分步调整为双方独生子女—一方独生子女—再到普遍生育二孩的政策,将总和生育率逐步调整与控制得更替水平,并实行城乡统一的生育政策,最终以少量的人口增量缓解严重的人口结构矛盾,为人口、经济、社会长期良性互动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 参考文献:

- ① Kelly ,Allen C. 1973. Population Growth, the Dependency Rate and the Pa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Studies* 3 : 405- 414.
- ②Matthew Higgins.1998 .Demography , National Savings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343- 369.
- ③Brander & Dowrick. 1994. The Role of Fertility and Population in Economic Growth : Empirical Results from Aggregate Cross-National Data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1 - 25.
- ④David E .Bloom and David Canning.2004.Global Demographic Change :Dimensions and Economic Significance .NBER WorkingPapersNo.10817.
- ⑤David E. Bloom and Jeffrey G.Williamson.1998.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3:419 - 55.
- ⑥Bloom , D. E. , D. Canning and J. Sevilla. 2002.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 ⑦田雪原.老龄化——从“人口盈利”到“人口亏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55TianXueyuan. 2006. Aging— From “Population Dividend” to “ Population Debt” . China Economy Publishing House,
- ⑧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人口研究*,2004;2:2~ 9CaiFang. 2004; Demographic Transition ,Population Dividend and Economic Growth Sustainability— How Does Full Employment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Research* ,2:2- 9
- ⑨蔡昉. “人口红利”只剩十年. *财经*,2005;2:20CaiFang. 2005 “ Population Dividend ” Only Has Ten Years to Go. *Finance* 2:20
- ⑩张学辉.人口红利、养老保险改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5.ZhangXuehui.2005.Population Dividend ,Endowment Insurance Reform and Economic Growth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 ⑪施娜柯.人口红利与广东经济增长. *统计观察*,2006;3:76~ 78ShiNake. 2006.Population Dividend and Guangdong Economic

---

Growth .Statistical Observation ,3:76- 78.

⑩洪菊花, 骆华松, 胡艳华. 云南人口机会窗口与人口红利收获研究. 西北人口, 2007;4:111~ 114HongJuhua , 2007. Study of Demographic Window Opportunity and Harvesting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of Yunnan .Northwest Population 4:111- 114

⑪桂世勋. 切实解决好我国重大人口问题. 文汇报, 2006- 01- 04GuiShixun .Effectively Solve China's Important Population Problems . Daily ,January 4th, 2006.

⑫陈友华.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 人口研究, 2005;6: 21~ 26ChenYouhua. Population Dividend and Population Debt: Definition , Empirical Observation and Thinking .Population Research , 6thIssueof 2005.

⑬Jeffrey G. Williamson. 1997. Growth, Distribution and Demography :Some Lessons From History ,NEBR Working Paper NO. 624488 人口研究 34 卷

⑭浙江省统计局. 2009 年浙江省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2010- 02- 22 09<http://tjj.zj.gov.cn/art/2010/2/22/art165101.html> Statistic Bureau of Zhejiang Province. 2010. Reports of Population Survey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2009.

⑮浙江省 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浙江省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处编. 2005 年浙江省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7:13- 16

⑯《浙江省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课题组. 浙江省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 中华书局, 1999:3Study on the Trend and Strategies of Population Aging in Zhejiang Province . Book Company, 1999:3

⑰浙江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协调办公室编. 浙江省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报告集. 浙内图准字{2006} 第 119 号, (内部资料)Report so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Zhejiang Province(unpublished documents, 2006,No. 119)

⑱林锦屏. 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浙江人口流动研究. 浙江大学学位论文, 2005- 10 2005. Study of Migra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aster's Thesis.

⑲浙江省统计局编. 浙江省统计年鉴 2007,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47Statistic Bureau of Zhejiang Province. 2008. Statistic Year book of Zhejiang Province. Beijing :China Statistic Press.

⑳浙江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编. 浙江省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机器汇总)第一册,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302 Population Census Office of Zhejiang Province. 2002. PopulationCensusDatainZhejiangProvincein 2000. Beijing:China Statistic Press:302

㉑国家统计局编. 新中国 55 年统计资料汇编(电子版, 全国篇第 121~ 122 页;浙江篇第 57 页).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National Bureau Statistics. (2005). Comprehensive Statistical Data in 55YearsofNew China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㉒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统计年鉴 2009(电子版, 表 3- 2)National Bureau Statistics . 2009. China Statistic Year book(Table 3- 2). Beijing :China Statistic Press.

㉓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社会 and 科技统计司编. 中国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机器汇总)第一册,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2, 183 Population Census Office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and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Social and

---

Technology Statistics and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 2002. Tabulation of the 2000 Population Censu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olume 1).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2,183